

⬆ 上接 3 版

#### 四

“砍树了，砍树了，大伙儿想要枯枝干叶当柴火的，可以来捡。”有天上砍早饭的时候，收发室的叶姨边给大家送报纸边口头发通知。

砍树？哪里砍？

行政楼前面那棵老树枯死好久了，冬天风大，怕树枝折断打在瓦背上，校长说砍了它，把树枝树干都分了，给大家做柴火。下课后，谁想要就自己去捡。叶姨风风火火地走路边回去挖。

唐包乍看一眼，用柴火煮饭？我们又没有单独的厨房，咋整？去看看吧。枯树被放倒了，十几个老教师正拿刀斧锯忙乎着，他们有的夫妻上阵，有的父子抡锯，有的叫上三两个学生帮忙，把如水桶般粗的树干锯断，劈开，搬回学校分的小厨房门前，码得整整齐齐。树干和枝丫都已分完了，老人栋的陈老师见唐包发愣，说没厨房不是问题，先捡柴火，在房门口垒个小灶，也可以煮。唐包尴尬地看着大家拾柴火：我们不会垒灶。老陈让我们先帮他把树枝干柴搬回宿舍门前，他帮我们垒灶，则去附近一家正在建房子的人家讨回了一小包水泥。老陈用树枝搅拌和着水泥，拿几块砖头，靠着柱子脚边垒起个小四方形的窝，里边空，四周用砖头固定，留一块砖活动，看上去就是砌了个U字，小铁锅往上面一放，中间那点空地就是灶膛，用废纸点燃树枝，就生火炒菜了。

我和唐仔的厨艺不咋地，老教师们常常是自己一边炒菜，一边过来指导我们。大家经常一起讨论这个菜怎么煮更好吃，那个菜怎么配料更入味，猪肉、牛肉煮之前要不要洗之类的话题。遇到街上有什么特价菜，有什么新闻，在煮饭过程中就把所见所闻聊了。每天，煮饭、吃饭就是我们交流互动的时间，有时端碗就挨家去来菜吃。慢慢地，唐包的厨艺也拿得出手了。以前，我只会煮榨菜伴豆腐，一段时间后，煮一桌像样的客家菜已不成问题。

自从我和唐仔有了锅灶后，那帮男青年就经常找我们斗斗牌。说是打斗牌，其实也就是他们上街买回一大堆肉和蔬菜，他们亲自动手切肉炒菜，我和唐仔只需负责吃和洗碗。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打打牙祭饱吃了一餐了。常常是一顿斗牌之后，我们几天不用买菜，剩菜可以吃好几天。聚餐活动多了，同事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就经常玩到一块了，不用坐班时就相约一起到鹤市街看电影，周末一起去郊游。

#### 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教师队伍以男性为主，女老师比较少。班主任一般都由男教师担任。金安中学学生来自四五个乡镇，以住校为主，周六下午回家住一晚，周日下午返校。只有学校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才走读，教师也基本全部住校。

那时，除了篮球场，学校几乎没有其他的运动场所，篮球场成了男教师的专属领地，女生想锻炼除了散步就是爬山，偶尔在宿舍门前打打羽毛球，没网没边线，球往哪跑人就跟着追到哪，打着打着就转移了阵地。

学校背后那座山叫太子壁，爬

到山顶，整个鹤市镇尽收眼底，连周边的黄布镇、通衢镇、紫市镇、锦归镇、登云镇也能看到。当地人说，龙川最高的山叫七目嶂，就在邻镇紫市，和梅州市五华县、河源市东源县交界，从金中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七目嶂山脚下。

有一日，一群年轻的班主任谋划着周末带学生们去郊游，到七目嶂看日出，特邀年轻女教师参加，顺道做义工，帮他们维持秩序。

周六下午，报名参加郊游的师生都仔细检查出行装备，给单车轮胎打足气，备好手电筒、零食和水，整装待发。几个熟悉路况的男教师在前面带路，每隔一段距离，安排一两个教师举着自制小旗子接应，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负责本班同学秩序，队伍最后面是几个男老师包尾。

到达山脚下，天就黑了。所有人按班级顺序把单车堆放在一起，开始摸黑徒步爬山。一路上，队伍走走停停，前面的老师手拿镰刀，边走边砍树枝野草，用脚踩路出一条路。爬了八九个小时才到达最高的主峰，那时是凌晨四点多，天边已有一丝鱼肚白。领队的老师指挥大家就地休息，等待日头露脸。山包上到处都是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就地躺着，有的爬到树上，说站得高望得远。我们都拿出零食来分享，借着依稀的月光，欣赏朦胧的山色。山顶上云雾缭绕，四周林木葱茏，放眼看去，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凌晨五点多，远处天露出点微光，学生们大呼：来了来了，日头要出来了。我们都调转目光，望向天边，静待红日。天色越来越亮，云雾由厚变薄，最后像层层白纱，渐渐褪去。日冕越来越清晰明朗，慢慢地，光亮由橘黄变成橘红，再变成大红，然后整个天边都变得微红光亮。红光穿透云雾，照得山顶都变成了红色，此时，目及之处，一片都是红彤彤的。红光越来越亮，山际边冒出一点点圆，大家惊呼：出来了，出来了。日头慢慢探出脑袋，似害羞的小姑娘，“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云雾和山林的簇拥下，在我们虔诚的期待中，它终于大大方方地露出了整个圆脸。

晨曦照在笑意荡漾的每张脸上，丝毫不显出疲惫。大家扭扭酸痛的脖子，舒心一笑。目光转向云海，直到太阳渐渐升高，晨风拂过，云雾也由红变白，慢慢向四处散开。

#### 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百十几人的单位，随着时间推移，不知不觉中就筛选出了一拨比较聊得来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与拉帮结派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乡村学校教师们的娱乐活动很单调，只有带家属的少数几家才有电视。好在学校重视英语教学，开学初就给每位英语老师配了一台录音机，除了上课用，课后由英语老师保管，学期结束交回教导处。

听收音机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只要有空，就打开收音机，边听娱乐节目边煮饭干活。我留意到每天早上9点钟有个点歌的节目，那

## 清风回叙

个时间刚好是我们吃早饭的时间，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就写信给电台点歌。信寄出去之后，我天天竖起耳朵留意听，没想到几天后竟然真的听到了我的名字。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好听的声音：“有位叫赵丽芳的听众朋友来信，说要点一首歌送给以下几位朋友，不知道这几位朋友是否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呢？他们是唐仔、阿梅、阿敏、邹东、谢国、罗才明。好了，我们送出一首《晚秋》，感谢包丽芳朋友来信。”当时，我和唐仔、阿敏、阿梅正在边吃早饭边聊天，当听到我们的名字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时，竟高兴得大呼小叫，互相击掌。

那时，流行跳交谊舞。阿梅在大学时是学生会干部，经常参加学校活动，交谊舞跳得炉火纯青。我和唐仔是舞盲，阿梅不厌其烦，每天早饭后在宿舍门前的余坪上教我们跳舞，一招一式，步步过关，唐仔没学几天，就以腿脚生硬为由，不肯再学。阿梅说她在学校里找不到舞伴，还说我悟性高，一定能跳好，就这样，坚持教了我大半个月，直到我将一百多步的探戈学会她才罢休。

元旦前夕，学校要搞一台联欢晚会，毫无疑问，阿梅做主持人。我和唐仔负责帮演员化妆。那些高中生，个子比我们高，年龄比我们小几岁，当我准备把胭脂口红涂到他们脸上时，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早已成了红苹果，哪还用上妆。

阿梅总惠我表演个节目，女生独唱，说我能唱歌好听，说不定能一鸣惊人呢。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登台独唱过。那次，神差鬼使，我竟然相信了她，选了一首《珊瑚颂》，没怎么练习就上台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台下几千人，黑压压一片，灯光在我身上扫来射去，我自顾自地就唱开了，歌词我唱完了，背景音乐还在放，只好匆匆一鞠躬，跑到后台去了。

第二天，大伙聊天时，我竖起耳朵听人家聊什么，结果，只听到几句有关晚会的话，譬如主持人很大方，元旦晚会搞得很成功，并没有说到哪个节目怎么样。一天后，晚会就成了过去式，生活又归于平静。

#### 七

我有个闺蜜在县城开了一间发廊。她说有个兵哥哥经常去她店里理发，一来二去就熟悉了，那个兵哥哥的部队就在我任教的乡镇。闺蜜说哪天抽空来找我玩，顺便叫我带哥哥也过来玩。我没当回事，觉得也就是说说而已。

一个周六下午，我和唐仔正准备骑车出门，去找邻镇的同学玩。几个穿军装的帅哥一路打听找来：“哪个是包老师？”

我俩很惊讶：“你们是？”

“我叫陈雄，他们是我的战友，我们是附近部队的。”

“部队的？”我正纳闷。

他说：“我朋友你闺蜜一会就到，我们先到一步。”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我闺蜜的朋友，部队的。”

“怎么，你们自己来了？”

“你闺蜜阿伟应该很快就到。”

年轻人，自来熟，没说几句话，我闺蜜就来了。我们到学校后山爬山，晚上煮一锅青菜粥，聊得不亦乐乎。自那以后，部队的兵哥哥只要可以出来，他们就往学校跑，开始是

几个人来，后来就一大群人过来，跟男教师们踢足球、和我们搞联欢，拔河、篮球赛，混得老熟了。

不知是谁走漏风声，我生日那天，兵哥哥们带来一个蛋糕，两箱啤酒。下午放学后，我们就爬到半山腰，席地而坐，摆上吃的喝的，聊着不着边际的话，唱着跑腔跑调的歌，不知不觉天已黑。陈雄说：“我看到对面座山越来越大了。”话没说完，倒在地上就睡着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部队的，只记得那群捣蛋鬼涂了我一脸的蛋糕。

没过多久，部队走了。听说那群兵哥哥退伍的退伍，转业转业。我们之间有些人还保留了一段时间的通信，慢慢地，就没了联系。

阿梅笑我有兵缘，这样都能结识兵哥哥。据说，该部队进驻当地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与当地老百姓有来往，而我刚到金中半年时间，竟帮部队和地方搭建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哎呀，那个包老师不用吃饭了，看信就能吃饱了。”叶姨手里挥着一叠信，边走边大声嚷嚷，弄得老人栋的老教师们都出来看热闹。我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

远在湖南当兵的男朋友那段时间有点发神经，每天寄十几封信来，持续了一段时间，搞得全校皆知。这样也好，本来那段时间不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正愁不知该怎么拒绝。有个来说媒的，是我的老师，她总是热心给我介绍对象，说那个谁家条件怎么怎么好，人品怎么怎么好。还有个老教师，亲自带着一位年轻教师来我房间，提着一袋苹果，说要介绍我们两个认识。还有就是三家村的“村长”，他在那群男教师的教唆怂恿下，说请我看电影。我说看电影可以，请我和唐仔、阿梅、阿敏一起去。他说不行，只请我一个。原来他们在打赌，要是我跟他去看了电影，他们就每人给“村长”一百元，要是请不动我，“村长”就得请他们吃饭。我说我有男朋友了。他说没关系，你跟我去看电影院走一趟就可以，这样我就不用请他们吃饭了。好家伙，拿我当档的做赌注，拉倒吧你！我把我男朋友的相片在他面前晃了晃，他就红着脸跑了。

#### 八

我家离县城十公里，从家到金中必须经过县城，从县城到金中二十公里。从家到车，县城是中转站。通常，我把单车寄放在县城开店的闺蜜那里，然后再搭小型人货车到学校，每人次五块钱。后来觉得不划算，每月工资就那点儿，除去车费、伙食费，囊中就羞涩了，想买件衣服都成了奢望，于是我和唐仔商量，直接骑单车到学校，路远点没关系，两人有伴。

鹤市到县城只有一条205国道相通，岭西埂是必经路段，那段坡路又陡又长，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推车上坡时，即使是冬天，也累得满头大汗。下坡时，屁股被颠簸得生痛，我们就双手抓紧车头，双脚站起来，目光紧紧盯着前路来车，尽量靠边骑行，不敢有丝毫怠慢。每次回家，除了鸡蛋这些易碎品不能带，我妈总是给我准备一大袋米和干菜带去学校，说是当老师，其实跟做学生没啥区别。

有一次，我妈给我一锡箱炸板

皮，我怕一路颠簸把板皮抛碎了，就在车尾垫上厚厚的纸皮，再铺一层海绵，垫两件冬天的衣服，用胶带把锡箱紧紧捆绑在车尾，以为会万无一失。等到达宿舍时，解下箱子一看，板皮全成了碎末，没有一块完整的，我们哈哈大笑着，用碗装了当饭吃。

骑车四个小时，路上有说有笑，不觉得累。有一次，骑着骑着，我忽然听到车子发出异样的声响，我没停车，侧头问旁边的唐仔，怎么我的单车会呜呜响的？唐仔认真一看，哎呀，你的单车轮胎一点气都没有了，是轮框在响。我赶紧下车，还好，车轮框还没有变形，要不然车子就报废了。抬头看看，还有很远的路呢，没办法，两人只能推着车子步行，一直走到鹤市街，才到铺子里修好了单车。

不是农忙季节，有时周末我们也不回家。留校的时候，我们就去周边几个乡镇中学串门。鹤市周边的紫市、通衢、登云、黄布，都有我们的同学。当年，我们中英英语班53个人，全部分配到乡镇中学。那时电话并不普及，只有校长室才有电话，老师去打电话要登记，要给钱，一般没紧急情况，老师们都不会去打电话。我们就写信约好会面的时间地点。同学见面分外兴奋，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聊教学，聊未来，聊人生，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睡觉。

我们是代培生，虽由教育局包分配，但身份都是代课教师，将来还得考试转正。那时候，我们竟然丝毫不担心转正考试的事，都非常淡定，从没想过要跳槽转行，觉得教书育人挺好。

大家都商量着一起报名参加大专，本科函授，先充电，拿到大学文凭再说。

#### 九

同学当中，阿琼是最早结婚生娃的。后来才听说，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现在的家公当年是一所分校的校长，早早就去学校物色教师了，心里也打小了算盘，最好能成为他的儿媳妇，所以特意跟领导打招呼，要一个女英语教师到他们学校。

阿琼性格温婉，长相甜美。听说那个校长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成绩不用太好，长得不要漂亮，性格不能太野，能在山区安下心来。阿琼被分到紫市镇二中，一间偏僻的分校，只有几个老师。刚报到，校长和夫人对她百般照顾，叫她不用开伙，只管用心教学，吃住都由他们家管了。不到半年，阿琼就被他们的儿子俘虏了，很快就奉子成婚。

那时，我与男朋友还在纸上谈兵，每周至少一封信。一九九三年初，他休假探家，来学校找我。聊到将来的事，他说年底就退伍了，到时找份工作，让我到他家所在的乡镇中学代课，反正都是要考转正的，不如现在先去他们家乡的中学，在那里考转正，省得将来调动麻烦。我想他也有道理，就让他父亲找他们那里的中学校长聊聊。校长听说我是英语专业的，他们那正好缺英语教师，就一口答应了，让我春节后就去上课。就这样，放寒假时，我收拾行李回家，给校长写了一封告别信，就追随爱情去了。

一九九四年，省教育厅发文件通知，河源山区师资队伍比较薄弱，要加强教师队伍培训，符合条件的优秀民办、代课教师可以考转正。我们的春天来了。我购买了复习资料，工作之余闭门苦读，把

复习资料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考试时，不用十五分钟就做完了试题，政治法律合卷考了100分，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位列榜首。

我的同学们也大多在那年考了转正，除了个别有想法的，他们要先结婚生子。那时，计划生育抓得很严，有些思想传统的人就想结婚生子，他们觉得家庭和孩子比事业更重要。也有人因为超生，抢生丢了工作的，他们就到特区打工。他们中也有人因祸得福，在深圳扎根安家，现在成了特区有房有车有钱的人。

我离开金中之后，要好的几位同事一直有联系。唐仔很快就陷入爱情围城，被本地的一位教师拥入怀中。他们出入成双，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阶段。本来天随人愿，各有各的好归属，只可惜，老天总爱给人来个出乎意料的恶作剧。

一个周末，唐仔和未婚夫到县城置办结婚家具，不幸在岭西埂发生车祸，人仰车翻，等救援人员来到现场，车上人员全部昏迷不醒，司机当场没了气息。救护人员把唐仔抬到救护车上，剧烈的疼痛令她醒了一会，她听到清扫现场的人说，水沟里还有一个，不知啥情况，先抬到医院再说吧。

两天后，唐仔苏醒过来，她的右腿粉碎性骨折，打着厚厚的石膏，脸也受伤，缝了几十针，整个头脸都缠着纱布，连眼睛都蒙上了。她第一句话是问车上有个叫李惠亮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什么人啊？”护士问。“他是我老公。”唐仔万分焦急。护士笑了，说右腿骨折，左腿骨折，你右脸受伤，他左脸受伤，你们这是男左女右吗？听到老公还活着，唐仔长长舒了一口气。

唐仔两人在住院期间，我特地去看望了他们。唐仔红着脸告诉我，她已有孕三个月了，上天眷顾，两个大人伤痕累累，宝宝安然无恙。

当年黄唐书口中新到的一批“货”，只有唐仔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都成了外地人的田了。邹东、阿梅、阿敏、谢国、罗才明都已结婚了。后来，因为各自忙着工作和生活，渐渐地都失去了联系，只大概知道谁去了哪个城市，谁转行从政，谁当了领导，却一直没真正坐在一起，共话当年。

时光荏苒，转眼就快到退休年龄了。

一次，我和几个友人因工作关系到了鹤市，忙完正事，我提出到金安中学看看。方向肯定是对的，一条宽敞的柏油路把我引向校园，两边茂密的树林，庄严气派、粉刷一新的教学楼，红色的塑胶跑道，绿色的足球场……要不是曾经在此地待过两年，我还真认不出这就是当年的金安中学。老人栋、火车栋、朝阳栋、体育栋、劳动栋都荡然无存。整个校园看不到一片瓦，取而代之的是规划整齐的新楼房。

打听了一下，当年的同事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现在，金中有几十位老师，认识的没几个。学生也没当年多，高中生都到县城去读了，乡镇中学只办初中。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常住人口越来越少，乡镇中学的学生数量也逐年减少。当年热热闹闹的金安中学，现在就像一位娴静的女人，默默地守护着她的孩子，安分守己。

话至此，要感谢现代科技的发达，有了微信之后，我们这帮老金中人又联系上了，虽不常见面，逢年过节，也在群里互道平安，有了开心事，也常在群里分享交流。岁月如歌，一路走过，我们改变了容颜，不变的还是当年的情谊。

要学习所谓文明的知识，还有如何去学习。首先是人为什么要学习文明的知识，因为人的一生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我们是群居动物，彼此之间会有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我们要学习通过文字才能与别人沟通或交流的知识。那其他学科还有学习的必要吗？比如说数学那么难，到底是要不要学啊？但是我想说当然有学习的必要，最简单的学习就是为了回归现实生活帮助我们，比如如果你对算术一窍不通，那么你买东西时就无法知道需找回多少钱；再如说道法政治，如果你不学你的心中就会没有道德感，更不会有所谓的信仰理念。

往大了说，学习，其实也是为了开拓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找到自己的追求并为之努力，因为追求才是驱使人活下来的真正的因素。有的人会反驳说快乐才是，但是我敢说如果没有得到快乐的追求，那快乐也是不值一提的。其次，为什么只有人要学习，那当然是因为人有能力，人的记忆力不是所有动物中最好的，那还有什么是不学习的理由呢？再者，动物们也都在学习，它们学习的是生存所需要的技巧，没有用笔和纸写下来而已。

⬆ 上接 3 版

#### ⑥

我为自己孩子所做的辩护，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所表现出来的“愚”呢？我想是很适当的。

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能看见书籍，随时可以接触文字，这不是他们日常熟悉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没定论。

作者很厉害的一个点是，他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像《乡土中国》这样的书，因为在接近乡土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要不断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才能真正地融入到一个乡村文化，才有读懂它的机会。我们经常只知道别人的缺点，却不知道这缺点是如何造成的。正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片面性，所以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共情他人。比如，我们只是看到了农村人不是很会读书，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与天地

为伴，与鸡鸭牛羊为友，在放大他们缺点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实际生活知识、生存技能比我们多得多，相较城里人来说会更灵活，能翻山能上树，能入海能摸鱼，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们的求生技能简直太逆天了”，所以我们不能仅因为一个方面，就以偏见全对别人擅自下定论。

#### 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自然大受影响。在传真的技术发展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这是很问题的。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能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的，为什么要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因而，不论是智商还是知识储备，我们都不能从中得出农村人蠢的结论，说农村人蠢的理由站不住脚了。如果说农村人蠢是指他

们的智商，未免过于武断，他们只是未接触过一些东西所以暂时不懂；如果那蠢是指农村人的知识储备，也未免有些片面，他们生活的环境也用不着他们要掌握这些乱七八糟的“先进”。如果仅这样就评价一个人的蠢与不蠢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聪明的人了。

我们常常说生动的神态、丰富的表情，可以帮助我们传递文字里很多很难表达的东西，有这么方便的东西在，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更优的办法去从零开始学文字呢？苦学文字既费时，一回到家乡，文字又要被口头语言所代替，在一个没有运用文字的环境下，学习文字的人当然学得慢忘得快呀，更别说语文这难得了，就连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英语，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都极难学。

说农村人“愚”完全就是脱离大众的浅薄说辞。

#### ⑧

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

## 乡土中国、乡下人与社会偏见

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说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对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所学校，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个观点我很认可，我们在学习一个东西之前，首先要知道学习它的目的是什么。就现在乡下而言，我认为文字是没有什么用的。与天地为伴的农民起早贪黑地在田间劳作，唯一需要用到语言的地方，便是与别人闲聊或提醒别人干什么事，几乎用不到书面表达，文字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很大用处的。但是，我们能说乡下人是不用